



## 壹、前言

社區(Community)一詞，經檢査幾本中英文字典並參考《牛津高級現代英文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的解釋，摘出三種定義：(一)同住於一個地區並視為一體的人群；(二)由同一宗教、同一種族、同一職業或其他共同利益所構成的人群；(三)共享、共有及共同參與的一群人。(徐震，一九八〇：廿五—廿七)，對於第一種情況，我們稱之為「地緣社區」，即人與地的結合，以聚居地為中心；第二種情況，稱之為「事緣社區」，即人與事的結合，

以共同利益為中心；而第三種情況，即今日新興的「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以網民(Netizens)共同參與的興趣為中心。雖然這三種社區各有其不同的型態、組織與功能，但卻同具有一種在互動中的情誼功能。英文中的Community一詞，據James A. Christenson的考證，在古希臘文中，特指在社區中因互動而產生的情誼或友誼(fellowship)(Christenson, 1980: 45)。因此，虛擬社區雖然突破了人際關係中的地理因素，但仍然具有社區一詞中的心理互動與情誼關係，故仍然可以列為人類社區生活的一種。亦有人譯為「社群」，視為Social groups之一種，自無不可。但未能表達出社區一詞中的情誼而已。至於中文「區」字的形象雖有三

面框框，但現在已不必以地域為限。故本文仍譯為「虛擬社區」以便與「地緣社區」作為比較。

社區的型態與功能隨時代的移轉與社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人類在遊牧時代，居民逐水草而居，其社區是流動的；農業初期，居民多聚族而居，安土重遷，乃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血緣社區」，在農業時代後期，交通發達，人口流動，乃形成比較異質的「地緣社區」，到了工業時代，職業繁多，次文化團體增多，乃有因共同利益關係而形成的「事緣社區」，到了資訊時代，電腦普遍應用，網際網路(internet)發達，乃有虛擬社區的出現，這自然是時代推移中社會變遷的結果，

然而，由於虛擬社區的興起與事緣社區的興盛，使得地緣社區的功能與結構有所減弱，而現行的社區發展工作也必然要隨著它的案主群的轉變而有所轉變，此為本文試從現代社區的演變看社區發展未來的動機。

## 貳、虛擬社區的興起

一九九三年，Howard Rheingold 著《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一書，認為一種新型的社區已經產生，以共享的價值與利益為中心，將人群聚集在線上而成為一個虛擬的社區，但亦可發展成為實際會面的人群。(夏鑄九等校譯，二〇〇〇：四〇二)後之研究者亦認為「虛擬社區」與「真實社區」之間，只有「不依照」與「依照」地理性的互動方式進行溝通之不同而已，其人際關係與互動情誼的真實性是一樣的。國內之研究者多譯為「社群」，認為是一種社會的集合體，當聚集了相當數量的人，在網際網路上進行多次的討論、互動與情感交流時，其所發展出來的人際關係，便成為虛擬社區或社

群之一種。(李明仁，二〇〇〇：七一九)，其主要構成的要素在於：

- 一、以網際網路為工具。
- 二、以個人興趣為動機。
- 三、以人際關係為基礎。
- 四、以交換資料為功能。

其後，並可發展為商業交易中的推廣與銷售，正如真實社區中的經濟功能一樣，只是透過網際網路溝通與不受地理的限制而已。

有人認為此一新型的社區人際關係與溝通方式之興起，可以：

- 一、增進社區問題的討論——依照此一群體的興趣與利益，可以隨意討論任何由社區中的事件至國家政策，無所不談。
- 二、增加資訊意見的交流——群體中任何人均可以提供意見，亦可以查閱已有之資料。
- 三、增進民主意見的表達——由於個人在虛擬社區中的虛擬性，可以使用化名或匿名，故對於所提供之意見，可以毫無顧忌的與不受任何限制的，加以表達，同時，亦可能形成一種社會運動的力量。(夏鑄九等校譯，二〇〇〇：四〇八；鄭陸霖、林鶴玲，

二〇〇一：九二；蕭元哲，二〇〇二)

四、增加平等方式的溝通——在虛擬社區中，其成員之相互溝通，並不存在任何權力關係，亦並無任何地位之影響，故可以充分顯示其平等性。(李逸菁，二〇〇一：二四一二五)

但亦有人認為，此種經由網際網路而形成的虛擬社區：

一、勢必加深城鄉社區之間的知識鴻溝——由於網際網路之應用，多集中於比較富裕地區的人們之間，則此種溝通方式勢必增加城鄉與富貧之間的知識差距。

二、可能加深鄰里社區之間的人際疏離——社會學家 Mark Slouka 與 Dominique Walton 二人均認為虛擬社區中網際網路的溝通方式必然加深了鄰里社區的疏離感與個人的孤獨感。(夏鑄九等校譯，二〇〇〇：四〇三)

三、可能轉換地緣社區中的自治功能——由於虛擬社區中超越地域關係的特性，與匿名溝通的關係，可能使原有地緣社區的組織機制有所轉換或其自治功能有所減弱。

至於連同此類虛擬社區的電子通訊與資訊系統的發展，使原有地緣社區中的日常

生活方式亦將有所改變，例如：(一)遠距工作(tele working)；(二)電子購物；(三)遠距教學；(四)電子教會(The electronic church)等新型的經由虛擬式的超越空間方式的運作，亦逐漸應運而生。其對於原有社區中的交通設施與住宅設備亦可能有所衝擊，而對於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亦可能逐漸與鄰近的地緣社區失去關連。(夏鑄九等校譯，二〇〇〇：四四二—四四六)

在社區的結構與功能，有如上所述的轉變之下，而從事社區發展工作者或稱為社區組織工作者(Community organizer)應如何適應或如何改變其工作方式，以適應其案主群的需要？這似乎是我們研究未來社區發展的重要課題了。

## 參、事緣社區的興盛

早在一九六三中，Roland L. Warren 即已提出社區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以後的巨大變遷(great change)是社區的縱的型態(verticel pattern)增強；而橫的型態(Horizontal

pattern)減弱。(Warren,1963,53-94)。所謂縱的型態，即社區的外在關係(external relationship)，指社區中各種社會單位對於大社區(extracommunity)的組織關係而言。如：銀行分行之於總行，商業分公司及連鎖商店之於總公司，地方農、工、商會，教育會，婦女會之於其上級公會，以及宗教團體之於其上層主管等而言。所謂橫的型態，即社區的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ship)，指社區內各種社會單位，彼此之間的組織關係與相互連帶。如：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區福利會議。在農業社會中，社區比較孤立，多屬於自足自給的類型，其社區內的各種社會單位，多以本社區的內部利益及事務為中心，故其內在關係即社區內各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自然較強。自工業社會實施科層管理制度以後，各種工商事業單位及各種團體組織均受其上層主管單位之控制，而各以其大社區的利益為利益，乃對於所在地的社區內部事務，則漠不關心。同時，由於社區外在關係的各種共同利益團體的自相結合，乃有各種以共同利益或共同文化為中心，而形成的「事緣社區」(The Business Community or

Community of interest)。如：英文中，在宗教方面，有天主教社區(Catholic Community)，猶太人社區(Jewish Community)；在職業方面，有軍界(military community)，學術界(academic community)；種族方面，有華裔社區(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等用語之說法，而成為今日事緣社區中之三大主要分類。Greg Smith 最近亦提出研究報告，指出信仰社區(Faith Community)包括宗教、政治、專業等，在英國的社區發展與公民社會中各佔有一席之地。(Smith,2002:167-177)。由於此類以共同利益或共同文化所形成之事緣社區，均具有超越地域關係之性格，故又稱為非空間社區(Non-space Community)，而有別於地緣社區(Space Community)之性質。在民主政治中，由於各種選舉制度，均涉及各群體之共同利益，故此類事緣社區深受各類競選人士之運用，亦為各界人士所重視。由於此類事緣社區之興盛，乃使地緣社區的內在組織與自治能力相對減弱。然而，Warren 認為，地緣社區範圍之日益擴大與事緣社區力量之日益增強，已成為無可遏止的社會現象，因此，對於「社區發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詞傳統上以「增強社區橫的型態」(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s horizontal pattern)為目標的說法提出討論(warren, 1963:327-339)。其中有人認為，在工業社會中，由於社區外在力量之強大，則社區發展以增強社區內在關係的目標更為重要；但亦有人認為，在此種情況下，所謂「增強社區內在關係」的功能，難期有效，亦有人認為社區發展應將增強社區內在功能與結合社區科層體制聯合運用，更有人認為社區發展應轉換目標(goal Dis-placement)，從過程(process)目標，如強化社區內在功能，轉換為任務(task)目標，如加強衛生福利體系以落實於社區之中。同時，亦有人懷疑「社區福利會議」(community welfare councils)的功能而主張加以擴大。此種情勢，在我們於該書出版已近四十年之後的情勢看來，一般社區的結構與功能，已經有更大的轉變。現在，讓我們先檢討一下我們臺灣社會變遷中地緣社區轉變的實況，而後，再討論社區發展的未來。

## 肆、地緣社區的變遷

### 一、臺灣社區組織的缺失

臺灣於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起，將以前推行之「國民義務勞動」與「基層民生建設」兩項工作合併，改稱為「社區發展工作」，並於民國五十七年訂定「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運用社會福利基金及聯合國世糧方案之經費補助，於各縣市推行社區發展工作。（邱創煥，一九九〇：一）。在此期間，省府社政當局為建立地方社區組織，乃促使各地方成立「社區理事會」，以村（里）為社區，村（里）長任社區理事會理事長，村（里）幹事兼任社區理事會總幹事，村（里）公所即理事會之會址。此一權宜性之措施，目的在於使社區發展工作得以迅速展開，但卻導致社區組織之基礎十分薄弱，而形成：

社區範圍太小，缺乏教育、衛生、福利之機構與工商事業團體之資源。社區領導層面甚低，無法負起社區動員，規劃與協調之任務。（徐震等，一九八三：四九—八六）。及至民國八十年五月，內政部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

發展協會」，依「人民團體法」由年滿二十歲之三十人發起，即可申請設立，而成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內政部社會司，一九九五：九）。惟其組織與任務，與「社區理事會」並無區別，以致其功能並未擴大。

### 一、臺灣社區工作的成果

依照「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及其後修訂之「臺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均將社區發展工作之內容，界定為三大建設，即：

社區基礎建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依臺灣省社會處之報告，此項工作，在興建社區巷街道路、社區排水溝、推行公共造產，提倡家庭副業、設立農忙托兒所，及社區小型公園等方面，均有具體成果（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一九九〇，八八—八九）。於此，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省政府當時所推動之社區發展係以工作任務(Task)為導向，以工作方案(program)為方法，其所推動的社區基礎建設與生產福利建設對於臺灣地區之工業化與現代化以及城鄉之均衡發展有

其貢獻，只是此一工作方式係由政府規劃工作與政府補助經費，由地方社區配合人力，以推動地方建設而已，其對於社區發展中之社區自助與社區自治之功能(Clarke, 1996: 9-10)，並未加以考慮及運用。

## 三、臺灣地緣社區的解組

臺灣在快速工業化與現代化之社會變遷下，其社區之結構與功能，亦轉變甚快。從今日臺灣已有「虛擬社區之出現」與「事緣社區之興盛」的情形觀之，是臺灣在工業化以後社區結構之巨大變革，亦不亞於Warren所述美國社區轉變之情況。此種地緣社區結構之轉變，亦可稱之為「社區解組」(Community Disorganization)。James Coleman (1976, 565-593)指出：社區是一群人，其所以構成一組共同體的條件有二：是有形的共同用地與設施；是無形的共同信念與規範，而後始能採取聯合行動。當社區無法「以社區為基礎而採取行動」，以處理社區中之共同問題時，即成為「社區解組」之現象。依

此定義，我們來檢視一下臺灣工業化及都市化地區中的社區生活實況，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分析：

(一)社區範圍之擴大——都市中交通方便，學生越「學區」上學校；婦女上較遠的菜市場；教友越過住宅區上較遠的教堂；社區生活圈之擴大，已屬於一般人熟知的現象，且已習以為常。

(二)住宅鄰居之疏離——都市人口以職業為中心，早出晚歸，以住宅作旅舍，視鄰居如陌路，常有鄰街失火而大家「看熱鬧」之現象。

(三)社區觀念之差異——在「臺北市市民社區論壇」中，有人主張將社區擴大提昇到行政區的層級，以整合社區資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二〇〇〇：三〇)，但亦有人認應將社區縮小，以一棟大廈作為一個社區，以利管理。

(四)社區異質性之增強——工業社會，人口流動，都市移民，原已具有相當的異質性，但以近年事緣社區興盛，居民受大社區中共同利益集團之影響，使地緣社區中之異質性增高。

(五)社區階層性之擴大——由於都市社區

中經濟生活的差距，政治權力的變更，利益集團的結合，而形成居民在不同集團中的敵對心理。

(六)社團逐漸取代社區——由於近年來次級文化團體。如：職業團體、政治團體、宗教團體、親屬團體等日漸增多，且均屬於同質性質與連接性較強之團體，多少亦具有一些互助之功能，故都市中地緣社區之功能一部分已為此種社團所取代。

上述情況，都市社會學家或稱之為「社區失落」(Community lost)，即都市中之社區，已名存實亡；或稱之為「社區解放」(Community liberated)，即都市居民已跳越「地緣社區」之空間限制而自行組合其共同利益的「事緣社區」。(蔡美勇，一九八四：三七—三九)，但今日虛擬社區之興起，超越時空已可以說是更進一步的解放了。

## 伍、臺灣社區發展的現狀

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進步與轉變下，臺灣的社區發展呈現下列三項明顯的情勢：

一、多元化的情勢——自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行政院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次年並提出「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企圖透過社區文化推廣，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環境，進而推動地方產業與文化的轉型，而達成以社區為生命共同體的目標。（林澄枝，一九九七：二）以後，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上已由內政部與文建會在分別推動之中，惟各自使用不同的名詞，以「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並稱而已。其後，營建業已提出「社區規劃」一詞，並有「社區規劃師」之認定。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內政部舉行「全國社區發展會議」，提出「社會福利社區化」一詞，而後政府各部門已有環保署之「環保社區化」，衛生署之「衛生社區化」（健康社區），警政署之「治安社區化」（守望相助），教育部之「教育社區化」（社區大學）等各種工作方案之推行，足見政府各部門均已運用結合社區居民參與之力量以推展其主管業務，此種將「社區發展」作為工作方法之情況，是一項正向的發展。

二、社團化之情勢——據臺灣省政府社會

處民國七十九年四月的報告，臺灣全省截至七十八年六月底止，共有社區四千一百七十六個。（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一九九〇：八八）。民國八十年五月內政部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的報告，臺北市截至八十九年十一月底止，已成立二百七十個「社區發展協會」，並自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核定同意一個社區可以成立兩個以上的「社區發展協會」，且已有十七個社區成立兩個以上的「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二〇〇〇，二七一三〇）。但據臺北市市民社區論壇於八十九年八月至九月共十三場「區域論壇」會議紀錄共六十六項「主要建議」中，有十二項關於要求政府簡化申請補助費及核銷程序的建議，另有三項請求政府協助借用開會場地或免費借用「區民活動中心」的建議。（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二〇〇〇：十五—十六）。於此可見，此類「社區發展協會」仍多仰賴於政府的經費補助，以及其在社區中動員與協調的能力，相當薄弱。

三、衝突化的情勢——「社區主義」

(Communitarianism)是新自由主義者對於社區居民自治自主的主張。（俞可平，一九九九：三—八）。社區發展工作者亦主張提高社區意識，使居民得以採取集體行動。近年來，臺灣因環境污染與環境保護問題，使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大為提高，因而社區衝突的事件，亦時有所聞。如：美濃居民因反對興建美濃水庫而抗爭，彰化居民因反對杜邦設廠而抗爭，台中居民因反對拜耳藥廠而抗議，以及許多社區因反對建立垃圾焚化爐而抗議。此類社區衝突事件，一方面可以凝聚社區意識與團結社區力量，另一方面，亦造成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與區域社區(Regional Community)在發展中的利益衝突。究竟地方社區的發展與區域社區的發展以及與國家整體建設的關係，應如何加以協調乃成為今日臺灣社區發展工作中的一大問題。

## 陸、社區發展的未來

社區發展本身似乎具有兩種不同的工作目標：服務導向(service-orientation)，即

依其案主的需要而提供必要的服務。變遷導向(change-orientation)，乃依照案主的問題而提供改變的策略。今後，社區發展的工作路線似乎仍不外乎從這兩條路中試行選擇其一，以確定其未來發展的方向。

## 一、對於虛擬社區的服務

哲學家、教育家及心理專家憂慮在虛擬社區中，網民以匿名方式溝通，其言論可以不負責任；其隱私可以不受尊重，因而其互動可以是正向的，亦可能是負向的。如：犯罪、欺詐等，乃建議討論如何建立起網際網路倫理的議題。(葉海煙，二〇〇〇：三二七；尹建中，一九九八：四四—四七；王智宏，一九九八：八一—八六)。但由於網路倫理本屬於網民自己彼此互動中相互同意與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局外人將如何討論或建議一套行為規範而為網民所接受，實有待研究。此一變遷導向的發展模式，似不可行。乃有人建議以「社區充權」(community empowerment)模式，協助虛擬社區中之網民，增加其明辨

是非，與「正以對己、誠以待人」的力量。(徐震、李明政，二〇〇二：四〇)。但亦有質疑，在真實社區(real community)中，亦未能遏止犯罪，因而懷疑此種以「變遷」為導向的社區倫理或社區教育方式可能發生任何力量？(賴秀玉，一九九九：十六)。於此，有人建議，社區發展工作應順應今日資訊社會中的技術發展趨勢，開展「網路諮商輔導」，及建立「住宅社區網站」等工作，以符合社會的需要。此一建議，可能使社區發展工作在虛擬社區中，由「變遷」目標轉化為「服務」目標，這可能是社區發展未來走向之一例。

## 二、對於事緣社區的策略

事緣社區與地緣社區之不同，在於事緣社區是一群，散居在大社區(extracommunity)之中，為某一項共同利益而結合之人群。地緣社區是一群，聚居在小社區(Local Community)之中，為生活上多種利益而結合之人群。在這些人群中，許多人可能具有兩種身分，即同時與此兩種社區均有關係，因

此，這兩種社區的利益之間，可能有些衝突，但並非敵對。由於社區發展之任務在於協助地緣社區之發展，而非協助事緣社區之組成，於是社區工作者在此項工作中，係以地緣社區的立場為立場，並以地緣社區的利益為利益，期能促成事緣社區中科層體系與資源為地緣社區中的內在關係與需求所應用。通常社區工作者多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促成兩種社區領導人才之互動與合作，或建議擴大社區福利會議之組織，以容納事緣社區中之領導人才或專業人才為策略。

## 三、對於地緣社區的改進

社區發展原係以地緣社區為其工作之基地，有鑒於上述臺灣社區組織及社團化之缺失。筆者認為未來的社區發展須作下列三項的基本改革：

擴大社區範圍——務使地緣社區內含有教育、衛生、福利、治安、環保、宗教、文化及工商事業的資源，使社區能有自助的力量，才能走向自治的道路。

改變社區組織——區分「間接服務」、  
「志願服務」、與「直接服務」三種組織：

間接服務——成立「社區福利會議」，  
以社區內各公私立機構、學校、團體、及工商事業之主管與領導人士及該社區之民意代表與專業人士為骨幹，選舉主席、常務委員，並規定任期制度。會議以動員社區內外之資源、協調社區各界之關係，推行社區各種建議為任務，不自行辦理任何服務工作。

志願服務——將現行之「社區發展協會」歸回於鄰里內之志願服務團體，不再由政府補助任何經費，但亦可輔導其轉成為社區內自助的與民營的直接服務組織。

直接服務——根據社區內之實際需要，推動民營的，公設民營的及公營的專業服務機構。此類社區福利機構，得由社區募捐費用予以補助並由政府予以對等基金之獎勵。政府對各社區福利機構之經費補助，應副知「社區福利會議」，以利監督。

訓練專業人才——對於「社區福利會議」及民營的與公設民營的「社區服務機構」均可由政府社政主管補助其任用專業人員若

千名之經費，並可提供其訓練專業人員之費用，以提高服務品質。

## 柒、結語

近半世紀以來，臺灣的經濟與政治的進步及社會與文化的改變，不可謂不大；而社區的結構及其內外關係與環境的轉變，亦不可謂不多，因而以服務社區居民與改善社區生活為目標的社區發展工作，自亦必須隨案主群之改變而有所改變。展望臺灣社區發展的未來，筆者認為它必然是多元分散的，與民間主導的，而逐步走向於自助與自治之路。只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社區的需求仍須採取不同階段的發展方式而已。

本年九月十五日，陳水扁總統在「政府改造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中裁示：應建立中央及地方二級政府結構，未來應取消鄉鎮市自治選舉，改由縣長依法派任，並健全社會自發性組織，改良社區組織結構等事項。（九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各大報）在未來二級政府的結構中，鄉鎮與村里的組織勢必有所改

變，而社區的規劃與社區發展的組織亦必將有所改變。有人提出：「讓學校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主動力」（陳鴻基，二〇〇二），因而亦有人預測「社區發展」一詞可能為「社區營造」所取代。其實，「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 C.O.)，「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C.D.)，「社區營造」(Community Empowerment, C.E.)三名詞雖有不同，而其服務的對象與工作的目標則完全相同，或十分相似。因此，亦有人主張應合稱之為「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而使其實質上成為「推動社區自助與自治的一種方法」。筆者認為：名稱如何，目前似已無關重要，在社會日趨多元化的情況下，政府各單位為其編列預算及報導工作成果之方便，乃有各自選擇其工作名詞之舉措，這似乎也是多元社會中的一種自然現象。只是既然稱之為社區工作，則必須運用社區工作的原理並參考世界各國多年來推展社區發展之經驗，始可行之有效，畢竟科技的進展與社會的變遷是無可阻止的。因此，未來的社區發展似乎仍以配合上述： 虛擬社區的興起； 事緣社區



的興盛與；地緣社區的解組等現象，而分別適應其案主的需求，以改善未來的社區生活，為今日討論的主要課題。

茲以「社區發展季刊」發行一〇〇期之際，承編者約稿以「社區發展之未來」為題，特提供短文，以為慶賀。芻蕘之議，尚請閱者諸君多予指正，為幸。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社會司，一九九五，《社區發展法規彙編》，內政部社會司編印
- 王智宏，一九九八，〈網路諮商的倫理課題〉見《輔導季刊》第三期
- 尹建中，一九九八，〈網際網路規範與文化〉見《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六期
- 臺北市市政府社會局，二〇〇〇，《臺北市市民社區論壇：總結論會議手冊》，臺北市市政府社會局編印
-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一九九〇，《臺灣省社區發展二十年專輯》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印
- 李明仁，二〇〇〇，〈虛擬社群與網友忠誠度

- 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逸菁，二〇〇一，〈大學學生虛擬社群網使用者之滿意度之研究〉臺北，私立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澄枝，一九九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與發展〉見《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活動手冊》，宜蘭縣文化中心發行
- 邱創煥，一九九〇，〈臺灣省社區發展二十年專輯序言〉，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印
- 俞可平，一九九九，《社群主義》，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夏鑄九等譯，（Manuel Castells 原著），二〇〇〇，《網路社會之崛起》（修訂再版），臺北，唐山出版社
- 徐震，一九八〇，《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正中書局
- 徐震、林振春、蕭玉煌等，一九八三，《臺灣省十年來社區發展成效之評鑑及未來發展之研究》，臺灣省政府研考會印
- 徐震、李明政主編，二〇〇二，《社會工作倫理》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蔡美勇、郭文雄，一九八四，《都市社會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陳鴻基，二〇〇二，〈讓學校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主動力〉，見中央日報，九十一年九月廿一日第三版
- 鄭陸霖、林鶴玲，二〇〇一，〈社運在網際網路上的展現：臺灣社會運動網站的聯網分析〉見《臺灣社會學》第二冊，臺北，臺灣社會學編輯委員會出版
- 葉海煙，二〇〇〇，〈儒學與當代倫理教育〉見《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四期
- 賴秀玉，二〇〇〇，〈社區工作在虛擬社區之應用〉，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報告（未發表）
- 蕭元哲，二〇〇二，〈網路傳播媒介對現代社會之影響〉，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廿八日中央日報第三版
- Christenson, James A. and Jerry W. Robinson, Jr.(eds) (1980),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merica》, Ames, Iowa, The Iowa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Stephen, (1996) 《Social Work 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Managemant Model for Social Change》 Avebury, England.
- Coleman, James, (1976), 〈Community

Disorganization 〉 in Merton, Robert K. and Robert Nisbet eds: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 (4<sup>th</sup> ed.)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mith, Greg, (2002),〈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ocial Capitalism: The Faith Communitie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England 〉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 Vol, 37, No. 2, April, 20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ren, Roland L.,1963,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 Chicago,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